



游侠纳兰

香港 温瑞安

I24.8
323C2

游侠纳兰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BC709/17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游侠纳兰(上、下册)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470千字
版次 1993年5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573-3/I·241
定价 12.80元

目 录

第一部：杀了你好吗	1
刀是一场无涯的梦	1
右脸的风情	6
一张凳子扔死一只蚤子	11
一个人一个伤口	17
遇上寂寞就说快乐	24
没有黑色的午夜	30
得意门生	34
没有帮不帮的事，只有强不强 的人！	39
庭院深深深十一丈六尺三	45
而后..... ..	51
第二部：绝对不要惹我	59
惊识杜爱花	59

美丽的呕吐	68
龙之腾也，必潜乃翔	76
一条十分高兴的虫	87
孤寂以无人的剑，刺伤她	91
吃痣	98
一步不让，让一步则亡	106
我那些小悔不值一提	112
高手手下的高手	115
好手手上的好手	119
第三部：杀亲	123
第四部：晚上的消失	137
第五部：雪在烧	150
颊上映着雪意和火光	150
雪地上的血	157
雪冰清·雪寂寞·雪冻	164
雪天舞剑·雪地火光	172
第六部：战僧与和平	178
面目可憎的战僧	178
打抱不平的何平	188
四十一仰五十七伏	196

“阿耳伯”史诺	208
三十七抽二十九送	217
“德诗厅”何富猛	224
天登绝顶我为峰	230
峰登绝顶我为天	238
宁负本门，不负天下	243
宁负天下，不负本门	250
宁负阁下，不负本人	257
第七部：杀手善哉	267
第八部：爱上她的和尚	276
所有梦都是梦	276
所有花都是花	281
你的梦还跟少年时一样吗？	287
第九部：爱上和尚的她	294
为你战死	294
为你死战	299
你死为战	304
你战为死	307
第十部：请你动手晚一点	312
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	

为情所苦的	312
高曾花的独白：女人是不可以 虚掷光阴的	320
戴冲寒的想法：女人是不可以 独眠的	328
第十一部：请借夫人一用	335
快哉风	335
要闯就闯祸，要打就打破	340
秃鹰、老鼠和狗	345
吃一惊的艳！	351
极美丽就是极痛苦	356
你还爱我吗？	361
不想伤害她的温柔	366
无限无限、温柔温柔、心头心头	376
这件事还没完	381
离家总是要出走的	387
伤伤伤伤伤伤伤！	392
伤	397
第十二部：游侠纳兰	399
歌中山	399

古之伤心人	408
婉拒的白鸟	416
谁杀了他的妹子	425
父子	437
不胜寂寞的小花	450
晚菊	463
麻烦	477
空中追空	491
谁不怕谁	505
不死不散	519
怪鸟怪飞	532
马上上马	546
凶手追凶	563
王不见王	581
帮手断手	598
亮剑弃剑	616
出刀夺刀	637
跑腿废腿	651
纳兰一敌	663

后记：我不想一步就跨到地球以外的 地方去	677
-------------------------------	-----

你战为死

可是他现在要离开这里。

至少，他是要让林投花活着离开这里。

他拔出戒刀。

“我们走吧。”他说，“冲出去再说。”

“走？人说‘弃车保帅，壮士断臂’是大胆大勇的行为，可是，弃车之后，帅未必能活，而壮士断了臂之后，可能就充不成好汉了。所以，一个大智大慧的人，非到要紧关头，是绝不走这一步的。要走上这一步，就已是一种失败。”林投花说，“今天，我走出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回来？拿得起、放得下是高人所为，但拿得起、放不下正是人之常情。就是因为放不下，所以才会有所进取。”

善哉望着林投花，她柔弱得似崖边的一朵绝美的花，但她说的话，却似崖边的岩石。

“怎么？没想到我长得那么清灵，人却是如此现实吧？”林投花居然还对他眯了眯眼睛说，“你知道吗？人人都传我是爱上你这和尚的女子！”

善哉道：“那是你传出来的。”

“哦？”林投花转盼妆前小镜，用手拢起了秀发，露出一截细细的、白白的、粉粉的、柔柔的颈，“何以见得？”

善哉道：“如果不是你让流言传出来，传话的人早已再也

说不出话来了。”

“你果然很了解我，”林投花仍用手捋起头发，且用纤指握成一束，问，“当年，你在阿牛家里进进出出，不是每次都自背后看我的颈，看得痴了的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当不成一个好和尚的了。”

善哉喃喃地道：“我确不是一个好和尚。”

林投花道：“那时候，张瓦子把我买了过来，在市肆上卖艺，你见了我，就傻在那里。后来，利端明过来调戏我，梁牛先你一步出手，第二天，你却杀了利端明。人人都以为你因为利端明砸碎玉石不付钱而大动肝火，也有人以为你为了利端明会找梁牛麻烦而先下手为强，但只有我知道，你杀人是为了我。”

善哉失魂落魄的道：“我……我杀人是为了你。”

“何止。你当和尚也是为了我。”林投花说，“你杀了人，不出家也不成了。梁牛娶了我，你就借故常常来托梁牛卖花，跟梁牛好像兄弟也似的，其实是为了更接近我。后来，“鹰盟”盟主仇十世见了我，便升了阿牛的职权，让他去跟“取暖帮”高手拚死，而梁牛一死，仇十世就老实不客气，把我娶了过来，你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冒充是“斩经堂”的人，过来刺杀仇十世。人人都以为你为梁牛报仇，也有人以为你要除暴锄害，所以才行刺仇十世——其实我心里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才做的。”

善哉和尚把戒刀握得更紧。

“仇十世待我也真不错，给我权，教我武功，信任我，可是他杀了阿牛，阿牛虽然粗鲁，不解温柔，但他对我也确是好。你行刺失败，是我向仇十世要求，保你一命，留你在“鹰盟”。后

来，我激起“取暖帮”和“鹰盟”反目冲突，我趁势手刃了这个丈夫——我的杀夫仇人。”林投花说这些杀人的事，语音仍是像一段一段的歌声般轻柔，“你是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我不是你可以保护得了的女子，所以离开了鹰盟，回到了流金寺。”

善哉和尚握刀的手微颤着。

“你回到了流金寺，很快的，便没有人敢再轻视你是戴罪穿袈的，你不觉得奇怪吗？那是因为我的势力。你回到流金寺不久，主持一月禅师便暴毙了，你不觉得诧异吗？那是我让张猛禽下的手。他死了，你便扶摇直上，当上了主持，你不觉得太顺利了吗？那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善哉大师涩声道：“你……”

“我也是迫不得已，你是个真正对我好的人，甚至不在乎我对你好不好，不要求回报。我不能把你这种人留在身边、当作心腹，但也不能平白虚耗掉、浪费了你这份心意！”

善哉大师猛吸了几口气，才能把话说下去：“你让我当上主持，才开始盛传我就是你所爱上的和尚，那么，对追求你的人，才有搪塞的理由……你……”

“不错，我是个寡妇，而且，我还是个女人。我是有血有肉，而且有情有欲的。”林投花风清情闲的说，“如果我嫁给任何一个，他们都会在得到我以后，也会顺理成章的去得到我的权势。如果我让他们得到了，还会一样的爱我吗？盟里一众兄弟，还会服我吗？还会听命于我吗？还瞧得起我吗？不管我嫁给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得罪其他的人，他们都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可是我嫁给的人，不见得会跟我联合起来对付别人。我唯一的办法是：不嫁，那么，他们都会继续追求我，盟里的兄弟

们，也会更加服膺我。这是我不得已、不由己的应对之法。”

“但你不能没有借口、毫无对象，否则便应付不了他们要你表态、逼婚，”善哉从握刀的手到说话的语气都是颤抖的，“所以你只好放出流言：说你爱上了一个和尚！”

“对！”林投花苍白地笑了起来，带点轻咳，“大家多些恨你，便少些恨我。”

“你就不怕他们杀了我？”

“他们也知道：谁杀了你，我就恨他，所以谁也不希望成为被我恨的人。”

“可是，今天，‘孤寒盟’的蔡戈汉杀了过来，他们，不管是‘斩经堂’的淮阴张侯，还是‘取暖帮’的雪青寒，甚或是你的手下猛将‘雄霸天下’张猛禽，都没有过来救你。”

“那你就错了。”林投花盈盈的笑道，“一个人，有一队弓箭手，虽然没有派得上用场，他也总会找个狩猎还是什么名目的，让他的箭手试一试，看箭有没有锈，弓有没有坏，弩有没有断。我这一次告急，只要随时放出七色烽烟：例如蓝色就是告诉雪青寒，我嫁给他了；红色就是通知淮阴张侯，我是他的女人了；只要烽烟一起，他们立即就会赶来相救。就连张猛禽，只要一见金色烽火，就会带部众全力相救。可是，我什么烽烟都不放；我连烽烟都不放，一样能战尽诸侯。”

她顿了一顿，清清轻轻，吃吃囁囁的笑道：“‘孤寒盟’的蔡戈汉也是苦苦追求我的人。我让他立一个功，跟他事先约好，让他假意来围剿我，我要试一试，是谁对我真情真意，并且要拔掉一些像司徒藕、欧阳线这种叛徒！”

她这一次向善哉大师凝盼，眼神里有一种从没流露过的

感情抑或是感激之情：

“你却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你却让我失望了。”善哉手中的刀，玳然落地，“我为你冒死赶来，却始终只是你的玩物、你的傀儡、你高兴就玩的一只猫。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人，我处处不如你，你处处玩弄我。我可以为你一战，可以为战而死，但不可以把生命当作你的游戏，仅博你一粲。”

林投花这才感到讶然。窗外的阳光流过她苍寒的玉颊，显得有些微慌惶：“你是真正为我好的人，难道你作战不是只为了我吗？”

“不错，战死为红颜，又有何憾？”善哉长叹，“不过，我可以为你而拚死，再多的对手、再强的敌人围攻你，我也会维护你，至死方休；但我却不能忍受你为考验我的心意而一再戏弄我——谁也不能。”

他哀伤的看着她，带着不忍和心死：

“——你不会再见到我了。”

然后他转身而去，僧衣上犹有未干的泪痕。

第十部：请你动手晚一点

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 为情所苦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件事。

为了高曾花，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个人能够为一件事或另一个人大怒大喜、大起大落，甚至一生的精力都献出去，那是不虚此生的，怕只怕这一生里没有目标，不值得为任何事情付出心力，浑浑沌沌茫茫然但又过分清醒地拖着来活。

戴冲寒最好不要来找我——为了这件事，他一定会杀我、杀曾花，为了曾花，我只好杀了他。

除了师父，除了曾花，谁都不知道我已练成了“神手大劈棺”。

我知道戴师兄是个好人。戴师哥很信任我。他是个武学奇才，他的“大折枝手”是“孤山门”里自当今的大师父夏侯楚唱之外，恐怕就只数一不数二的了。我对不起他。我佩服他。可是为了曾花，我不管了。高曾花是我的，不是他的。他来杀

我，可以。他要伤害曾花，我杀了他。我不等“孤山一脉竞武大赛”那一天了。我要用“神手大劈棺”，杀了他。

在遇见戴大嫂——不，高曾花之前——我不晓得自己应该为谁而活？为“竞武大赛”的一夕扬名？我岂不是变成“大孤山派”和“孤山门”之间的“秘密武器”了？但在遇见之前的岁月里，高曾花想必是为情所苦。

戴师哥是个了不起的人。当年，“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多老会”、“孤寒盟”、“猛鬼帮”三起人马，聚众要歼灭“孤山门”和“大孤山派”，就是那时候，戴师哥不避众讳，力主把“孤山一脉”的所有实力合而为一，以迎战来敌。

他说得一点也不错。他要比我年长十二三岁吧？他说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就算是壹万叁仟陆百肆拾壹，也就是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一，不多也不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岩石一般的意志，豹一般的胆子，鹰一般的眼，铁一般的拳头。

他敢担当。

他予人信心，让人安定。

那一次，我还小，我在人丛中听他来大孤山慷慨陈词，我血气一直冲上了发梢，久久不能自己。当时，有人赞成他，但不敢声张，有人反对他，骂他是“墙头草”，“大孤山派”的大罪人胆小鬼，把唾液星子啐到他脸上。

可是，那一役，他联同了“孤山门”里帮中的一切力量，杀退了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他身上的血，就算在浓郁的夜色里也流得像一扭扭的黑河。但他仍是站得笔直，扶着跟他一起去拼命而负伤的兄弟，就像比海水还老、比雕像更硬。在那一刻，我就在心中起誓：有一天，我要学戴师兄，跟他去杀敌。

不过，待大敌退走后，他仍是他，我还是我。我是“大孤山派”老师父楚寻魂的亲传弟子。他是“孤山门”的第三代弟子中第一好手。

后来，我们派里作过检讨，都一致认为不该让戴冲寒独占鳌头。派里好手，应勤加用功，迎头赶上，一脚踩下。也大概是在那时候吧，师父就把“神手大劈棺”有步骤的传授了给我。

而今，我已经学成。

对“大孤山派”而言，练成“神手大劈棺”之日，就是我派壮大中兴之时；但对我而言，练得“神手大劈棺”只是我的吐芽，见着戴大嫂——阿高曾花——才是我的花开。全盛的花开。

初见高曾花，是一个恼人的意外。她很静。静得像一朵夜里的花，白色的，开得灿烂、风华、绝艳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但我看见。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这个在我心里千呼万唤好像陪我走过七世三生熟悉的陌生女子是谁。

那时候，戴冲寒不止在三年一度的孤山一脉比武中全胜，而且还是全盛时期。他高大、豪壮，敌手都折服在他的“大折枝手”下。他一胜再胜，但绝不趾高气扬。他就像一株神木，下了擂台，他找到了高曾花，她就像老树旁的一丛小花。月夜的花。

当我看见戴冲寒用一种老树的情怀来看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写不下唱不出挥舞不去我的痛苦。啊，是这样令人痛苦的伤心，是这样令人伤心的痛苦。为什么要让我遇上这样一个比花还女性的女子，她身旁却又有比山更男性的男人。

我这才知道有恨。要忘掉偏偏忘不掉。设法忘记的只是